

續河南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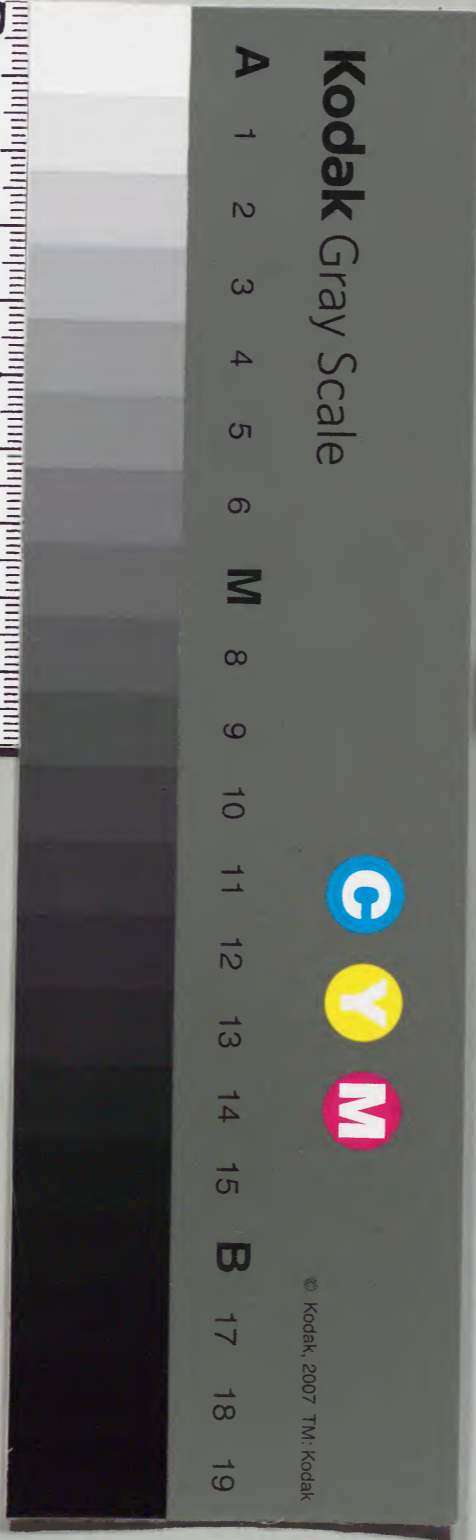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〇七	函號
三二	架冊	一〇三	函架

內閣文庫		九〇七	函號
五二	架冊	一〇三	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77
冊數	32	(32)
函號	292	112		

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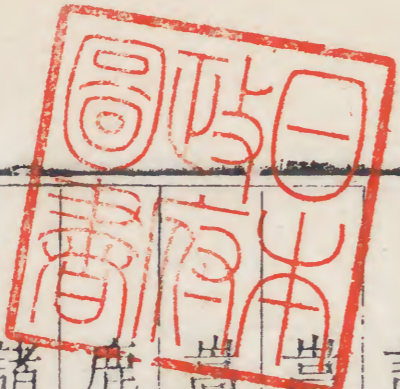
續河南通志卷之八十

藝文志

記二

嵩陽書院記

國朝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出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為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臨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



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淄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堦以興起斯文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爲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

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考無可考卽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卽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卽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後先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卽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歟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

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寔學路久

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嗚呼豈易言哉逸菴之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繕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國朝 湯 斌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于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材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璧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成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啟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合禮其和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爲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之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以爲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

冀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爲宗也夫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強不息遂至與天爲一耳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司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一較

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爲已功踈屋漏難慊卽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寔事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僞之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如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蹻跲同

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與若曰吾志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爲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爲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川萬

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重修乾明寺碑記

國朝湯斌

睢州城西北隅有寺曰乾明按通誌元至正元年建考元人碑記云國初寺基河患方橫則在元卽重修非初建矣

或曰寺在唐宋爲楞伽禪院蘓文忠公於紹聖元年將適嶺表遇雨信宿於此書松醪賦後人爲之建亭刻像鐫賦於石文士往往構別業於旁其地有林木水竹之勝河屢遷湮沒不常其沿革未能盡考也余幼時來遊見壁間有高子業吳明卿題字皆擘窠大書適媚可觀餘不能盡識意以坡公遺蹟故來遊者衆歟寺東南有斷塔欹側如將傾者明崇禎末以寇亂毀塔得石記言塔去則河當徙城當廢土人異之未幾壬午三月闖賊破睢州九月河決汴梁水由寺北隄口入直灌州城舊城遂廢石記歷歷皆然豈區區一塔果關興廢歟抑偶然歟或物之成毀有時精易數者類能爲之非甚異事歟城陷後值鼎革未暇言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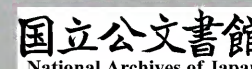
河遂為巨浸者七載吳越荆楚之賈高檣巨帆出入城郭
闐闐間余嘗乘舟過此見蒲葦蓮芡一望無際白鷺飛鳴
與漁歌相答鐵佛像斜立波濤中嗟嘆者久之順治十七
年河治地出僧真元募資建大殿三間棟楹堅壯像設具
備僧院禪堂次第畢舉介袁進士灼生請記久未及為其
請益力聞形家言此寺於州風水有禪余未習其說然州
地最窪下寺當河衝巋然峻峙有獨障狂瀾之象形家言
或不謬又州以屢湮故古蹟蕩然此寺建立數百年滄桑
陵谷變幻無常而樓閣莊嚴壞而復新當紹聖改元正坡
公遭讒放逐之時游戲翰墨不怨不戚風流猶可想見彼
張商英趙挺之輩果安在哉其荒墳斷碣亦有過而流連

者乎寺北錦水淪漣西則古城長堤烟柳映帶南望雉堞
樓臺參差如畫可以備詩人之吟眺而鐘魚磬板經聲梵
唄繚繞於曉風殘照之間於以消塵慮而發深省不可謂
非真元之績也若其年逾七十精神強健事必期其成功
必要其久乞言專誠十載勿懈此亦足激發吾黨何忍以
廬居火書之論却之故為之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國朝 湯斌

烈婦孫氏歲貢生印光之女性貞靜通女誠大義年
十七歸處士田雲龍雲龍躬耕自給烈婦荆布操作
相對如嚴賓康熙六年夏酷暑雲龍行吟潭上解衣
游泳雨後水大漲遂溺死烈婦撫尸長號盡鬻簪珥



之屬治二棺先以一殮雲龍遂自縊家人亟救得甦
其父勸慰曰汝父在獨不相念乎烈婦曰在家事父
既嫁事夫禮也從一而終有死無二古之訓也夫亡
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第令諸姊妹防護之烈
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衛且密乃給曰我今不死
矣須葬後再爲計也與諸姊妹營喪事至夜分諸姊
姒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懼我死乎因與之
長談至四鼓盡諸姊妹困不能支皆熟睡烈婦遂自
經夫柩側蓋六月十九日也睢陽之人無遠近皆知
田氏之有烈婦也孫氏之有賢女也縉紳儒林歌詠
之郡大夫式其廬里人相與醵金立石而請余一言

傳其事竊惟夫婦大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庸
德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詩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
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二百四十年之間全節不失
婦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焉今
朝廷方敦崇節義佇看太史採風

綸音寵賁勒之青史以爲彤管光或輶軒失採而銘刻道
周芳魂靈氣猶將翱翔茲地土翹木夔亦知呵護此
石永不顛踣卽星霜遷易歲月滋古蔦蘿蒙翳苔蘚
剝蝕好古之士摸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闕而烈婦
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之砥行勵節者無慮湮滅
不彰矣

重建信陵君祠記

國朝湯斌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寺之右雲杜李本寧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於河今

國家承平三十年廢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客遊梁嘆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交者世不數見也於是偕寺僧卽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釀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生猶魏產耳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爲平原所簡賤而羞與爲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駕救魏率五

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非闕典歟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旣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爲之記余酌酒與韓子曰君燕趙布衣也未嘗縮綬分符有修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爲此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爲唇齒而魏與五國爲籓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

至折而入於秦卽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土
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托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
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
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
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
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祀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
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此祠之建其
不可已也遂爲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
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蘇門山遊記

施閏章

出國門將薄遊嵩少間過衛而太守同年程君觴焉曰嵩

道母亟行君不聞蘇門百泉之勝乎去此五十里耳於是
相顧撫掌且發至其城趨泉上日將晡矣亟躡蘇門山登
嘯臺右瞻太行左眺九峯謁孔子廟入邵子安樂窩與嘯
臺相望臨崖爲衛源水神祠百泉厥沸出山下一稱百門
山山以泉名也泉上多廢亭有大蘇手書蘇門山涌金亭
六字泉左爲百泉書院碑刻不勝讀其閣曰清暉烟月空
明都非人間世施子曰余往聞蘇門有孫登嘯臺意其巖
窟阻深矣今視之蓋若培塿然阮籍既退至山半聞嘯聲
若鸞鳳向人不可得見庸知其嘯處哉然自阮公後千餘
年矣寂無嘯聲宋李之才攝其合邵堯夫從受易築室山
阿其後姚公樞許公衡竇公默相繼往而耶律楚材來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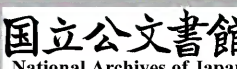
溪口沿溪種梅歌詠梅溪即今水南村落也海內名泉不
之見於三百篇者衛源獨焉所謂茲彼泉水亦流於淇是
也澄源一本衆竅爭流視之若無聽之萬籟蓋大河以北
所僅有古之人其皆有樂乎此耶夫詠柏舟而感其姜之
節歌淇澳而懷衛武之風泊乎晉宋以還有道而棲遲者
輩接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或庶幾其一遇焉康熙辛亥
八月二十五日

遊少林寺記

施閏章

自洛之嵩必先少室其北麓曰少林寺後魏孝文為胡僧
跋陀建枕籍五乳峯旁有甘露臺相傳跋陀翻經致甘露
故名自佛法入中國迄達摩面壁少林傳五葉其說大盛

故寺稱最古名僧遠蹟具見唐裴灌碑則天武后嘗遊幸
供祀詩文皆婉秀可觀宋樓昇三十六峯賦為參寥子書
今仆在地累級而上為法堂代推一僧主其席籍名祀部
寺後毘盧閣最偉麗初祖菴在西北二里龕達摩影石高
三尺廣半之膚理眉髯如生世稱達摩面壁九年時精神
所徹也石故在面壁洞道阻峭故移之山麓云余偕僧雪
門奮策尋石洞其北壁稍空可倚立一人即故影石處聞
當時二祖立雪斷臂亦在此後人作立雪亭寺中非也古
求道之士餐風雪狎虎狼捐百念而為之故精貫金石學
無不成類皆如此洞棲一頭陀徹衣跣足門以緯蕭問姓
名不答與之錢不受余歎嘉而去南見鉢孟峯如在掌中



欲登少室僧曰不可登也山舊有金宣宗砦室陡絕一角可攀明末爲賊壘事平焚禁二十年無人跡矣峰一名少室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曰帝休服之不怒又名負黍山今土人但呼御砦云問貝多樹不可考藏經閣後有秦槐永樂間亦火矣惟前瞻少室如青玉案林陰山靄與庭柏藤蘿蒼翠鬱鬱心形交靜或曰此少室之背也稍東二十里回望舒妍爲翡翠屏再轉而南過汝州則八九青蓮花矣余喜曰固當有異姑記之於少林寺

嵩山遊記

施閏章

施子之將尋太室也登封宰葉君井叔以事如洛城值余少林寺還留一日是夕冒微雨入城旦從雨隙中東八里

謁中岳廟廟後有黃蓋峰宛然車蓋漢武帝封山見黃雲故名其西則萬歲峰所謂嵩呼者也夜井叔對酌部署遊事是時九月六日余期以八日宿中峰九日從絕頂縱觀會連雨二日山不見膚寸輒私祝曰安得風伯爲我捲雲霧後夜適大風旦起山色深碧逕滑甚輿登法王寺石壁稜厲東峯斷處曰嵩門唐宋人嘗以中秋夜待月於此月從門出號爲絕勝余題名壁上從嵩嶽寺塔院東抵嵩陽廢宮有三柏相傳漢武帝封三將軍今存其二大皆圍三丈有奇輪困盤蹙紋如垂鬘稍北一石幢半沈土中見韓歐諸公題字東數百步有石甃九曲泉昔人提舉崇福宮流觴處其左爲啟母石有漢武御道石門篆書古甚明旦

自此陟嶺穿腹及背約十五里得一石如蒲團坐面少室
朗然几視間名其石曰留仙西數里側下青冥中度棧得
石窟曰高登巖世傳仙人李八百隱處或曰韓退之所宿
石室卽此巖隙垂乳泉日供一僧余留絕句而去又西上
數折則嵩巔矣從城郭望之畧與諸峯竝至此則前拱後
衛羣山皆頽於少室拊其肩背下瞰方城爲棊枰多黑白
子登最後玄龜峯北望黃河如練東西女几具茨愔悅出
沒指顧青影於是漱玉井之泉探白鶴之洞日已將昃一
道士甫歸問封禪臺玉女窗擣衣石皆無以對惟言峯左
一荒址尙餘瓦礫云顧龍潭兩寺出趾下遂東北行二十
餘里過九龍潭就潭下寺宿始余將陟中峯人皆以虎諫
余笑曰蠢爾山君不當避人耶葉井叔勅虞人以火具從
已而下北巖路峭棘如危墻未至寺六七里深林日暮從
者恐前後相叫呼間舉一礮響震林谷賴月明不失道抵
寺中已漏下矣

重興香山寺記

國朝 汪士鋐

余戊辰歲得虞山馮氏所定白氏長慶集本因手校一通
奔走四方必携以行其集中如干卷卽所謂納之香山寺
者也後十七年余奉命於揚州校刊全唐詩時方牧馬岷
山未卽行比至則白氏集已將次雕版顧中間多所譌舛
余遂發篋中裝出其書覆校之并廣爲補輯雖不敢謂其
書復完然人間所存亦幾撫拾無遺因嘆白傅之有靈而

余得掛名於較讐之末爲大幸也今年冬余復有事岷山道出大梁遇學使者湯給事先生謂余曰洛陽香山寺白公之所遊止廢已數百年今復興之矣余躍然以喜已又歎天下事其盛衰興廢必有其時顧有其時矣而無力以張之則亦同於衆人之嗟嘆愛惜而莫能以有成而大有力者又往往耽於聲色黷於貨賄至於風雅之事則莫有顧而問者於是前賢之遺跡勝槩都荒棄於山巔水涯而爲狐狸之所穴處榛蕪之所蒙翳蓋不可勝數而龍門草木石樓風雨乃得遇文人才士而復興於數千百年之後何其幸歟然先生非豐於財者也先生少卽有聲太學爲名進上入翰林已而改官都諫視學中州簡拔才俊文章蔚起而又杜苞苴絕請謁凡學使毛髮絲粟之弊悉釐剔無餘居常痛自刻苦蕭然一室雖優游官舍不異僧寮甚者朝夕所需猶莫能以自給豈能更有餘資以修前賢之廢墜乎然志之所在力而行之遂以集事於是琳宮寶刹向之蒼烟白露而荆棘者今則高甍巨桷輪焉奐焉俯伊川而仰石窟清流翠巘交映左右洵洛陽之大觀也先生又謂余曰子曷少假餘暇爲香山之遊乎余曰登臨瞻眺因余結習况轅轅伊闕之勝平生所夢遊而不得者今幸履其地而適會勝事之有成能無一遊焉以拜白公之像而頌先生之風乎先生又曰斯寺之興殊有靈異其始作也艱於材一夕水漲大木泐流而下良材畢備既成而落

之者夜望恒有火光燐燐炳炳往來其間意者白公之精靈實式憑之青旗白馬飄然至止其亦有樂乎此也寺之後構堂設像以奉白公之祀居人相率種樹鬱然成林後之君子恢宏而光大之則斯寺之興正未艾也先生又曰余之校士也三年於茲矣余素有羸疾或日咯血數升今幸無恙異時得買田汝潁之旁從容伊水之上以待四方賓客之至者來遊香山以觴詠於其間庶幾不負乎此舉也余欣然曰有是哉先生而卜築於是也余亦將躡屨擔簦追陪几杖之後以作洛陽之寄客不遠矣先生既爲文琢石余因叙述先生之言勒之碑陰冀附以不朽余東歸之日將哀白公之遺文歸納寺中以結香火之因緣不亦可乎是役也倡始於給諫而成之者河南守張君珏也君勤於職業寺之成不再月費省而功捷是亦足以知其爲政矣

重建夏后封父亭記

冉覲祖

封何以有亭亭何以名封父誌始也曷始乎始於封父也封父何始始於夏大禹時所建侯也亦分茅錫土之君也而不諱厥名者質也夏以前誰侯茲土不傳也唐虞之封建未廣也夏以後誰侯茲土亦不傳也古則萬國玉帛煌煌商周之際已八百也日并月兼不詳其入於何氏也不傳而何以獨傳封父也春秋之時地控鄭衛韓宋間無耑侯也秦則屬三川矣無專侯故勿傳也逮漢高念翟母恩

置為縣始曰封邱夫亦不忘封父而名之歟或曰漢高以封翟母墓故曰封邱云至宣帝以王遷決處定策有建立功始為平邱侯而不傳平邱侯者非古也非古則勿傳也當禹之時河功底績天下又安而侯處茲土不聞煩䟽滯決排之勞非若後世遷徙拮据也雖其時地與河尚遠意亦於朝會天子時必有金簡玉書之秘得諸大禹之所傳故能使河流奠定以寧處茲土亦未可知此後之人不忘封父意乎而因復為亭以俎豆之也亭始於封父勤勸課適遊觀也其間或遷或廢時而陽侯出沒時而芳草狼屯至於今猶指曰此封父亭舊基也余承乏茲土舉舊起廢稍有成緒而亭之弗復其何以傳故亭之也亭初遷於縣之東今復移於西域而近先為楹五以妥侯也前有亭以娛侯也環亭者花柳環花柳者水也總以成茲亭以妥之娛之也至於封之人舍耒執鞭而來者扶老携幼而至者猶得指曰此封父遺亭也恍以為侯之所在也故亭之勿傳而侯亦勿傳矣余思其勿傳而忘封始建之侯故復亭之亭之惡無記是為記

四報祠記

國朝 李紱

凡祭有所焉有報焉而報之義有二有報其利者有報其教者戴記謂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羨報焉報地食其利也報天服其教也其祀人神也亦然古之賢者吏於



其地或生於其鄉有功德於人者必祠以報推親地之義也不必吏於其地生於其鄉其功德在天下不必獨私於茲土而其賢可法則亦祠而報之推尊天之義也大河南北所在有三報祠祀宋包孝肅明海忠介宋莊敏三公而商邱西郭之祠尤盛考包孝肅嘗權開封旋遷右司郎中以去海忠介則生平仕籍未嘗至中州宋莊敏雖商邱人亦未嘗特爲功於鄉黨也然則其祀之也奈何以其賢也古之賢者多矣曷爲獨祀此三公者以其剛也周子論剛柔善惡剛之惡三其爲善也五柔則善惡各三焉剛之爲善也多故聖人思見剛者蓋陽剛而陰柔易春秋之義每

扶陽而抑陰則人之法賢也必就剛而去柔矣包孝肅之剛婦孺能知之海忠介則以剛峯自號者也宋莊敏未嘗以剛名然所至以執法著撫保定值歲饑先賑而後聞其在戶部聖節賞賜二十萬抗旨不發裁潞王之國費近十萬既長吏部獎廉抑貪不順政府意罪黜吏百餘人奏用鄒忠介不報再疏趣之可謂剛矣今商邱士民請於郡守王君箴輿增祀故戶部尙書趙恭毅公改其額曰四報趙公則

本朝所推爲賢且剛者也觀趙公之祀益知昔人所以祀三公者實由于法其賢且剛而予之尤深且嘗有功德于茲土則服其教與食其利又兼之矣中州爲

陰陽風雨所和會其風俗中和醇粹未嘗偏于剛然
氣質厚重則剛直之意多不然四公之賢何地不當
祠而法之獨商邱人士能好賢也哉其同郡彭君嘉
問陳君履中來屬爲之記書此授之俾刻於麗牲之
石時雍正十有二年春正月也

重修畫卦臺記

國朝 方于光

上古事多荒遠無可考信故書自唐虞史始黃帝誠慎之
也他如四紀所載循蜚疏乞之君爲皇爲義爲炎爲媯靡
不神奇靈聖尚論者以或然或不然置之而陳人所爲遵
且信者於太昊伏羲氏獨千百世不衰仰其遺容傳其古
蹟若可咫尺遇之蓋都邑於斯陵墓於斯其陵前之白龜

池池上有畫卦臺章章在人耳目非如記載流傳之無據
也然而後之君子疑之或曰陵墓非古也棺槨制自黃帝
去太昊氏遠甚無棺槨卽無陵或曰都於陳而葬於山陽
非一地與此所傳特異或曰龜書出洛疑非蔡水蔡之側
安得有龜池或曰八卦本於河圖今舍圖取書而曰得龜
因以畫卦事尤不類余竊以爲不然夫古者文字未立故
事不盡傳獨所畫卦象首列天地間長爲羣經之冠後世
之文若經史子集踵事滋煩誰不範圍於一畫六書之內
而爲枝葉之有本川瀆之有源其可疑焉否耶謂畫卦非
羲皇不可謂羲皇非都陳不可卽謂陳非畫卦之地不可
陳之人因其地而壇之因其壇而臺之無一非可考可信

者也且天下之人有不信夫易之為經者乎易傳有之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是棺槨未與未嘗無葬且聖人作易幽贊生著今著生義陵干祀不絕是神靈所棲為不誣也至其推論畫卦之始更詳且備如所云觀鳥獸之文者豈真有點畫可求如後世所傳圖像哉猶之聽鳥鳴而知律觀木落而知舟常人視之為旋毛為枯甲聖人視之為圖為書為卦象所自出也陳之人尊且信之奉為萬世文字祖固宗經重道者所必取已間嘗考之他籍如一統志則稱為揲著壇如路史註則稱為八卦壇前代名賢若李邕若張齊賢皆有碑記之惜乎其不傳而壇之有臺孤立水濱興廢不一其可得而知者一修於正統州守張志道王之

再修於嘉靖州守唐方及李應霑王之再修於萬歷州守洪蒸及汝升王之今且廢為榛莽唯八角一亭尚在今因而增築建為三堂繚以周垣以附於諸君子之後俾陳之人得永慰其尊且信之心而以告天下之人尊之信之者皆當無異乎陳之人也

汴城開渠浚壕記

國朝 王士俊

古聖人六府孔修五行利用皆以水得其所為切要之務况省會重地乃萬家煙火鱗接四國輪蹄駢集者乎我

皇上子惠元元興舉水利稍累於民者必除視史冊所載勤勞溝洫經畫河渠洵有加焉士俊歷任中州考開



封府之水昔以汴河爲大一名浚儀渠則以穿祥符而名也一名浪蕩渠則以合蔡河而名也由滎陽縣大周山東經府城又名惠民河則以所濟者廣而名也復東經陳杞迤邐入淮凡許鄭諸水悉匯以爲尾閭而洩之北宋建都以此最重稽宋史河渠志及王偁東都事畧甚明乃自元朝至元間河決祥符之義唐灣奪汴而行上流湮塞前明洪武以來河屢南徙汴蔡故道夷爲平陸明季流賊李自成決河淹汴城壕沙壅歷今九十餘年日積日高霪雨之後城中衢道水潦四溢於是市可行舟竈皆產蛙矣曩余宰祥符時卽怒焉憂之今恭承

寵命總制河東周圍而視有汙而爲淖者圻而爲窪者會而爲沼者或沮洳渙散道不可行或泛濫滄瀆室不可居富者輕去其鄉貧者土處而病若不速行入告非所以仰體

聖天子保赤洪慈卹黎至意也遂繪圖繕摺以請敬奉詔曰可是役也詎容須臾緩哉於是士俊敬涓吉日鳩工集事爰率藩臬監司守令諸員拜手稽首颺言而記其事曰甚矣民之生於

盛世者爲可樂而臣之仕於

聖朝者爲可慶也今夫古今之事勢至不同矣彼此之情形又迥別矣迂濶之士攘臂而起曰今日非濬汴

蔡二河故道不可此所謂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而不自知其非也夫今日之爲患患在水之壅耳壅者求所以通之而已又患在水之溢耳溢者謀所以貯之而已通其壅貯其溢則其患立除豈如長江大河必藉海爲委與使必濬汴蔡故道而達之於淮則勢踰陳杞而東非由睢州以達於亳則由永城以達於宿凡五六百里之間壞民廬舍奪民桑田毀民墳墓歌頌之聲未作愁嘆之音先聞所謂踈之狹小則踰時仍塞鑿之寬大則目前擾害者此也且宋以前汴蔡二河得以安流容與而無患良由黃河循武陟汲縣而北入於海雖熙寧十年一支由南清河入淮然特支河耳且與開封無與也今黃河奪汴而行勢已南迫復塹巨川介在河淮之間過傷土脉形家所忌多醜坎沓坤軸不宜此汴蔡故道有所不可復問而亦有所不必復問者也今第於城之內籌之所以通其壅者其道安在利用開渠西北有浮沙不便踈引自西隅節孝祠東至宋門計長八百暨六丈自北門至水門計長六百三十丈順地勢之高下酌鍤土之淺深使積水歸於巨澗節次貫注建橋一十三座以便行人居民各自踈溝以防梗塞所以策城內者如此天子許之而萬夫協力城內之壅者通矣於城之外籌之所以貯其溢者其道安在利用浚壕統計四門之壕

共長三千四百六十三丈是卽明季歷今日積日高者也有壕之名無壕之實倘任其淤澱則城內四達之水無所歸宿無所歸宿則勢仍盈滿灌決環城以內不改汪洋包幕而民累益甚惟開之使寬掘之使深爲瀦水之淀藏水之櫃謂之壕也可謂之海也亦可凡城內透騰而來之水從容收之止於其所水門啟閉各有宣節所以策城外者如此

天子許之而萬夫協力城外之溢者貯矣室者既通溢者既貯傳所謂數疆潦規偃瀦也經所謂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其自城之東以達城之北仍用沐河故道其自城之西以達城之東仍用沐河合蔡河故道有師古之實無泥古之名得酌古之利鮮拂古之害豈可與迂濶之士言耶由是市不行舟浸者磨也甯不產蛙濕者燥也遷者以還奠奧窔也憂者以喜登衽席也婦恬子熙出乍入息甘泉涌疑河流順軌年穀時熟日長炎炎非

聖天子之賜而誰之賜哉且夫開渠浚壕之利所謂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胥受其福者也文中子不云乎上天爲雨露行地爲江湖氣相蒸潤漢書亦云十二月成得其氣則水得其性今水之得其性而順其行如此是十雨五風之休春溫秋肅之協可知也管子又云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通流者然則向也積潦

固地之筋脉泣瀝血氣關格矣水病則地病地病則民病今也宣暢流通是地之病悉祛而土膏之潤百昌之遂又可知也荀子又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向也積而不逝則水腐矣水腐則鬱氣凝滯承其液者厲稟其氣者蒙今也疏而洩之廓而清之是太和在宇人文蔚興可知也周禮又云川澤之中其動物宜鱗其植物宜膏向也城內一望破屋頽垣城外一望沙灰塵坌遑言物產之利哉今也城壕之內淪漪秀澈畜以魚蟹蜃蛤蒔以荷花蒲茭且於堤岸之上徧栽楊柳濃陰叢翠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知也舉天地人物無不胥受其福如此而總由於

睿鑒之精

宸斷之果則甚矣民之生於

盛世者爲可樂而臣之仕於

聖朝者爲可慶也六府之奏績五行之順序莫有大於此矣於是藩臬諸員胥以爲善請書諸石遂敬書之

重修孟子遊梁祠記

國朝 阿思哈

天生聖賢以明道而覺世其教澤之入人心者非可以跡求也而跡之所在後之人亦徃徃抵徊而不能置今儀有請見亭陳有絃歌臺於衛於蔡於洛則有擊磬問津問禮之處皆孔子之轍環見於豫土者若孟子之遊梁則七篇中首書之者也凡居其地過其

都者莫不遐想焉此遊梁祠之建所由來也攷舊制祠肇於宋閱元明屢有遷易我

朝定鼎之初附祀於學宮康熙二十八年中丞閣公始改卜於茲地三十三年恭奉

聖祖仁皇帝御書昌明仁義扁額懸於正殿
天章煥然與

御製廟碑同垂訓於萬世乾隆三年中丞尹公復修之閱時既久漸就傾圮余恭膺

簡命來撫中州時開封郡守劉君以重修爲請余惟孟子之遊自梁始而其言仁義也亦爲開宗第一義當戰國時所尚者皆富國強兵之術言利之害極矣孟子

獨以仁義之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者陳於梁王之庭蓋欲行孔子之道必以堯舜之道望之時君也其後所言者不過三四事而同民之樂制民之產省刑薄斂以規富教之成王道之始終於茲備焉梁王雖不能用然自孟子一遊梁而仁義之旨昭昭然在人心矣昔昌黎韓氏論道統之傳斷自孟子且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今試由禹跡之在豫州者旁及八州以觀滄海未嘗不嘆明德之遠也孟子生衰周之世懼仁義之充塞也故承三聖之後息邪說以正人心非特揚墨之邪說誣民者辭而闢之而已其斥桓文管晏爲其依乎仁而盜利也其與告子辨性所以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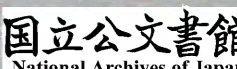
性之皆善不得外義以病仁也洪水平而昏墊之患始除人心正而生民之命始立其功同也韓子不洵為知言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海宇昇平無一物不得其所庠序之教徧於直省郡縣視唐虞三代時為尤盛矣茲祠之亟宜修復固守土者之職也爰命劉君鳩工庀材一新堂庶閱月而功告竣舊有奉祀生仍令處於西偏以司裸獻登斯堂者切私淑之志矢願學之誠知仁義為人心人路則居之由之者不可不以賢哲自期也知仁義由於愛親敬長則擴而充之者不可不以忠孝為本也鄒魯之遺風近在是矣豈徒以游蹤所歷瞻廟貌之巍峩也哉劉君名欵縣人蓋能以道守官以政教為已事者是役也專有賴焉是為記

大梁書院五賢祠記

國朝 桑調元

儒者嘗言一為文人便無足觀亦薄其徒侈才藻驚雕章琢句之為其行義不足重也若據其宏負崢嶸激發大有關于昭揭天常世運治忽之故細亦拈舉動容深入人心之隱如古詩三千篇聖人刪之為經敢少之乎哉五賢祠聯中州風雅之脉俎豆之於吹臺禹廟之傍始唐高李杜三公慷慨登臨後人慕之而作三賢祠空同大復兩公壇坵有明宏正間聲實彰耀於中土遂增署五賢以之湮圯



乾隆十有九年司臬沈君慨舊跡之淪過大梁書院謀所以復之院東故有書屋規度軒偉予謂祀五賢也宜君卽捐俸修堂皇製龕帷顏簷額擇日率寮吏諸生潔奉牲醴安栗主於堂墜典以舉時空同八世孫辛燿拜謝於階下喜大雅之景光久而彌炎後裔誦先人之清芬有餘榮焉其興起斯文之功甚鉅夫知人論世本真乃出唐天寶之亂杜公高公走問道一謁帝於彭原郡一及於河池亮節如日明中葉權璫盜枋李公奮筆代草疏何公封事侃侃生風俱身名挺持獨青蓮公傳聞異辭新唐書稱公於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璘起兵逃還彭澤至宋人次第公集直云璘敗坐繫潯陽獄則逃還彭澤之節不著而且謂

史誤前哲亦早有辨其非者予特以杜詩證之而知公之志行不可誣也杜詩於王維則表其緣主而病庾信之收心跡可原於鄭虔則啣嚴譴之傷心悼台州之得罪初不以忘形爾汝之交曲爲解也獨於公比諸還漢之蘇武不事秦之黃公宿松匡廬間何殊持漢節茹商芝乎復大書楚筵辭醴與逃還彭澤之特筆合顧此義誰陳當時之法已用所爲冤痛於梁獄上書之辰也杜之詩不誠爲信史矣乎然則唐書杜詩煨煨可据正不必援子儀再造唐室指其救免之功爲足掩其罪也噤然五賢垂輝千古其著述之根源光明如是茲其難能可貴也歟嗚呼來者多賢可以興矣君名廷芳字椒園仁和人中祠科由編修累階

今官

張仲景先生祠墓記

國朝桑 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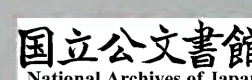
粵稽金匱玉函之書莫不稱仲景先生爲涅陽人靈帝時舉孝廉爲長沙太守後以鑿名世人有知其槩者至詢先生宅里邱墓鮮克詳焉前此紀載者畧其良二千石而以方技列之又何怪滄田陸谷埋古蹟於秦雲莽礫也然今之追慕古人與古之矚靈今人恒相求而間一相值俱有機緣分際焉涅陽昔隸宛故先生爲南陽人郡東高阜處父老相傳爲先生墓與古宅在焉洪武初有指揮郭雲什其碑墓遂沒越二百六十餘年爲崇正戊辰有蘭陽諸生馮應鰲者感寒疾幾殆恍惚有神人黃衣金冠以手撫其

體百節通活問撫者爲誰曰我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我有千古憾事盍爲我釋之南陽城東四里許有祠祠後七十七步有墓歲久平蕪今將鑿井其上封之惟子忽不見病良愈非夢也是秋九月應鰲千里走南陽訪先生祠墓不可得悵惘間謁三皇廟旁列古明鑿內有衣冠鬚眉與病中所見脗合者吹塵索壁間字果仲景像也因步廟後求先生墓爲祝縣丞蔬圃矣具道此中有古賢墓丞怪之並述病中竒異丞益怪之應鰲紀石廟中而去後數年兵寇交訌鰲不復來園丁掘井圃中文餘得石碣題曰漢長沙太守鑿聖張仲景墓碣下有石洞幽窈聞風雷震撼聲懼而封之癸酉南陽諸生應省試與應鰲遇言之甚

悉又數年應鰲謁選得昆陽司訓昆陽亦隸宛入郡過先生墓雖封尚未式廓兆域以酌夙志嗚呼井不鑿則碣不出碣不出則人信廣文祠中之石不如信園丁隧道之碑獨數百年晦厄於郭指揮而忽一旦感著於馮廣文象法住世亦有紀年龍沙顯迹亦關運會所稱千古憾事洵不誣也宛府丞張君三異聞其事以本支淵源仕於宛為地主表墓修祠職也捐資糾義建祠三楹於墓後門廡垣階悉備與城西諸葛廬相望遂為宛中弔古佳話則馮廣文其介紹而張府丞其後起哉當漢桓靈時北寺擅權西園鬻爵有志者咸惴惴俊厨顧及之禍先生小試長沙退而著書以垂後世蓋嘉惠斯民未見諸施行者寓於消沚迓和為萬世甦疲癯而躋仁壽豈非有所託以成名而道固進於方技之外哉當時華陀服其論而王粲遜其哲固非建安諸才子可頡頏也先生處不可為之際以治世之譜寓之於鑿理張丞值有為之時法壽世之心用之於治理千古知己又不止區區世系之同祠宇之築也祠成張君問記於余泚筆以紀顛末時余分藩宛汝云

歸德治水碑記 國朝 陳錫輅

利民莫如水務因地之道相時之所利而利之而水斯治故治之又必得其人古言治水始禹貢豫州諸水惟孟豬在今歸德境周禮稱九州澤藪之一今則涓臺高腴禽鳥茲泳而於民無利顧一州八縣滯注



滌流綿蔓曲逆率皆桑經鄙註所未記其所出之水
隨地互異有正出者有懸出者有仄出者有涘闕而
流者有過辨而回者有沙出而爲潭有汧出而不流
者要莫不有幹焉有支焉其來也有源其去也有歸
焉府境係諸水下游水之去路在江南宿亳諸境從
前因未開砂礮下無去路故上游多壅迨辛未春江
南大僚奏開砂礮已蒙

俞旨是冬值粵西陳公撫豫巡行諸境相度源流其形勢
則分幹河支河其經費則別官修民修繪圖入告

朝廷報可動帑興工於是幹河之尤要者若古宋河豐
樂河屬商邱响河屬夏邑巴溝河屬永城悉命錫輅

督修三月告成公復檄飭錫輅統率所屬州縣勸民
廣爲疏濬凡幹河十二道大勢由西北而達於東南
若陳梁河若張弓河若渦河若清水河若黑河皆下
歸江南亳州逕太和蒙城二縣若沙河若老黃河若
豐樂河若惠民溝若澮河若包河皆下歸江南碭山
縣以及宿亳二州十二河咸條貫於郡境而枝分派
別稚水濛流厥名難以悉數計一時民修者商邱則
有惠民溝一蘆草灣一睦隣溝一寧陵則有呂家窪
一郭家灣一何家窪一鹿邑之支河二曰晉溝曰下
洪溝夏邑之支河三曰岐河曰毛家河曰小引溝虞
城考城之支河四在虞者曰坡河曰洪益溝曰永豐

溝曰支溝在考者曰盤馬寺曰桃源集曰汀水河曰東南新溝而其支流之最多者以永城睢州柘城爲最永之境時則有若大澗白洋大清曹溝趙溝王溝曾溝九七道以溝名睢之境時則有若橫河司家河姬家河長崗寄崗蔡家橋古路溝申家屯林家店九道柘之境時則有若仵家集胡襄集周家莊王需堂葉家堂官莊王家集明淨崗花店山臺寺李灘店八里營雙廟集慈聖集李鉄集九十五道又皆以地名錫輅方督州牧縣令計丈量尺按畝分工漸有成績而陳公移撫入閩值毘陵蔣公視河惟恐有司不察業墮垂成屢戒錫輅指畫心筭復手疏善後四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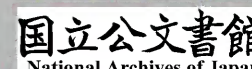
陳奏

天子詔如其議後之治水者洵奉爲行水之金鑑矣錫輅因思是役也開利民之源者粵西陳公宏謀也導利民之流者毘陵蔣公炳也不以隔省阻撓而救災恤隣爲義治水之去路者江南制臺尹公繼善河使高公斌也其官修之費計用土方工料銀六萬六千六百餘兩民修不在此數其營濬之歲月經始於乾隆十六年九月訖於十七年十月而畢工也錫輅幸際平成辱二公委任專重親見畚揭功興歡騰道路異時田疇子弟庶獲利溥流澤長爰伐石爲記俾後人思民之艱以圖其易云

重濬利豐河記 范泰恒

河內多水渠民受其利其大者廣濟渠外乃有利豐河河故名豐稔創於明嘉靖二十五年久且廢萬歷四十三年吾邑胡公沾恩復闢之先大司農實佐其成分而為二曰利人豐稔建太公閘以關之後邸公存性移閘程村之西易名天平兩行如故東流為利人尾繞郡東郭入於沁長七十里豐稔流東南至樊庄復分南北支由韓吳村注猪龍河長六十五里為南支北支亦六十里而長則至温之雙流村并達猪龍而發源皆枋口枋口雖濟地河則河內前民以價易之者惠分濟而疏濬之事濟不得過而閘嗣因減水閘之在濟梁家庄者洩之過或減正流又上流攔

截為好民不沾利不計年所矣乾隆五年夏水泛沙湧而河流遂絕余閱前史有曰河內富實夫所謂富實者豈獨地利蓋人事實有賴自司馬孚表治枋口千餘歲乃得經畧袁公胡公繼袁公以興而利豐之功侔廣濟百餘年來名存實亡前徽不繼按圖者猶曰河內富實反不如瘠土者猶易邀仁人惠也夫今河內之視古河內彈丸耳即河內之恃為地利者又十不二三耳而一渠之利且聽其污塞無有過而問之者吏則逸矣如吾民何我侯胡公心惻焉六年仲春偕丞薛君樂天謀濬之河源至五龍頭長二百七十九丈濶或丈餘或二丈餘深八尺五龍達天平閘深六尺而長二千七十丈濶二丈有奇此利豐總匯也利



人起天平閘至減水閘長則一千三百丈丈餘至二丈濶不等深三丈減水閘至鄭村館其長八百丈爲河內門戶河身昂三尺深倍之計其濶一丈五六尺下達河尾一丈四尺濶深四尺長五十有七里而利人於是乎濬豐稔自天平閘逮樊家庄小分水閘六百三十丈而長又南北支之門戶也昂更甚深至七尺計其濶不減一丈二三尺其南支自小分水閘至史村深五尺濶一丈四五尺長蓋一千四百丈下至河尾長逾五十里深四尺一丈二三尺其濶也北支與南支起同閘至官庄長約一千二百丈濶一丈三四尺五尺深則同迄河尾濶不過丈二尺深三尺其長四十有六里蓋南北支之分流豐稔者皆於是乎濬而

豐河百年淤塞豁然大通矣又河吸沁流舊設三洞以待之中濶八尺東西各四尺五寸濶向開中東二洞西則閉訛傳爲洄溜開且無益當是時諸有事河干者白之公不可則力起大石數十皆千觔小石不可計臭穢遠徹不可近聞迨去之而水勢充暢視前三倍抑又念減水閘之在濟者病正流則於邑西古章村馬坡村開閘各一而以時洩其水梁庄舊閘非大水閉勿啟旱魃巨浸俱不爲災河內富實庶幾復其舊小民有歌聞之太守王公太守聞之中丞雅公中丞嘉廼不績而公且謙讓未遑也夫美利不言良有司之事而棄起廢之功不載無以爲來者法則都人士之過也且一渠耳胡公關於前卽有今胡公濬

其後昔胡公闢之而先大司農佐其成今胡公濬之而余又得觀其成倘亦有數焉於其間耶遂泚筆而記其事

聖駕巡幸明月山寶光寺記

范泰恒

今皇帝念切民依宵旰不遑乃於乾隆十五年九月之望
恭奉

皇太后巡狩觀嶽道覃懷而臨幸明月山寶光寺臣謹按天

壇王屋爲太行首峯嶽盤東行二百里景更奇絕
翠柏萬株彌漫巖谷谷背隆起兩址相抱如環故曰
明月山寺則創自金歷元明形勢漸著至

本朝而大備巔石嶂列軒五楹而殿其前嵩屏河帶指
顧可見左側爲大士閣飛簷層構出松杉而清流曲

折於階除者則課密泉也又東有殿曰藏經南下而
勢復起覆以茅亭翠竹百竿掩映蕭森右爲方亭類
四明車緣磴而下石室三窟以祀呂道人室西有洞
外狹而內寬相傳爲倉公宴息地循經南出石壁長
列廣亭翼之左右襍植畦菊扶踈燦爛殆山間而具
園林之觀焉旁起石臺青松孤出枒槎偃蹇擎雲攬
空上踞六面亭朝旭東升影出林隙可舉目得也隨
步左右下基平而廣有殿三最後曰水陸殿旁各三
楹前爲大雄殿又前爲天王殿殿與閣相值閣昂首
而三殿其腹也階下雙井湧見不竭不溢前殿古柏
數株挺挺直立若拱衛儼空門護法也兩廊環繞僧

寮紆復以達於山門其外石坊對峙東山勢稍昂為鐘樓西南坦而長敞楹三以便瞻眺蓋鳳凰臺舊基云或曰天壇山高擬帝闕其下千萬巖巒若堂若室名王屋實惟王者之居而軒閣聳出列竒紛綴殿宇寮舍蔽虧山岫此亦離宮別館也望幸之所於是乎在不其然乎

皇帝恭奉

皇太后清蹕泣止登殿瞻佛幢幡疊掛懸額列聯

宸翰親灑蓋自開山建寺以後

玉趾來臨頒賜稠疊增重名山而為象教光六百年來實無倫比抑臣恭迎

聖駕仰觀

天顏每顧黎庶欣欣色喜而登山正位曠望高深田塍如畫溝渠交錯凡此老幼婦子皆我

列聖以來休養生息我

皇上十有五年撫摩鞠育以有今日也則所以立道之綏動之以永奠於爾萬姓於茲尤切夫求莫懷保巡方觀化

聖天子之事也奔走述職以揚休命守土諸臣之職也而述盛德揚芳徽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則述在史館紀載之職之所宜任也臣泰恒不辭不文謹據實而紀其事時守土者河南巡撫臣某懷慶府知府臣某

河內縣知縣臣某例得備書云

烈士井

國朝劉伯川襄城人

烈士者從督師汪喬年之吏卒殉難於襄者也崇正十五年李自成寇襄城及陷督師汪公死之其吏卒五千人亦皆戰死賊去先曾王父贊畫公殮喬年屍葬之又收諸同死者屍隨地而葬焉有瘞之於井者里巷遂傳爲烈士井云井在城之西門內方城陷時喬年已被執吏卒五千人猶巷戰不休其所殺甚多賊衆夾攻卒格鬪而死贊畫公所爲瘞之井者卽其巷戰處也百餘年來汪公大節旣已入國史賜謚號建祠崇祀卽一時裨將材官如孫公兆祿李公可從輩亦咸得樹墓立碑附傳記以垂不朽而從

征吏卒斬脛陷胸身死名滅不有所記致使忠肝義胆泯泯無所傳述於後世豈不悲哉按史稱督師汪喬年奉命勦賊也將兵三萬人出關而東聞左良玉被圍於鄆遂兼程而進留步兵萬餘於洛急趨襄城賊聞喬年至西來戰於襄城之野賀鄭牛三帥以萬五千人遁去汪公暨所將吏卒五千人入城城守城破死卒無一人降也初三帥既遁賊以數十萬悉衆逼城勢不能支喬年集吏卒論曰吾奉天子命出關討賊惟有一死以謝朝廷義不可去爾輩盍自爲計吏卒五千人咸感慨泣下曰敢不効死命城守五日矢盡援絕城陷喬年罵賊死而五千吏卒無一不戰而死者贊畫公以佐城守故被執遇害不殊嘗紀其事爲

續通志卷之八十一
最詳云而叔父太史公又嘗聞老僕姜髯云初城陷時士卒五千人殊死鬪賊以招降令箭示之不從而賊黨多關中人與吏卒同鄉里復操里音呼之轉戰如故賊怒盡殺之以故五千人死最烈當時贊畫公收葬者凡數處而井其一也嗟乎喬年國之大臣受恩殊深且讀書學道宜其以身許國也若夫吏卒五千人者行間武夫耳何知大義乃矢志靡他冒鋒刃劓肝胆戰不克而守守力竭而死雖汪公忠義之氣足以激之而吏卒之節烈亦豈易得哉余悲烈士之死每過其地輒徘徊不能去恐其久而失傳也故卽所見聞者記之以不忘先人之志云

息縣丞廳碑勒石記

國朝 毛奇齡

予游息聞丞名懷刺入縣門求所謂丞廳事者無有也市之東儼居喧卑門僅容馬馬首接於庭不能旋撤所憑按之下饌饗賓既而娛之以搏摘投擲之具圍方襍遯又撤所下饌去他日又過之則不然或移饌置榻前揖讓飲食他日又過之則又不然或拉登馬遍飲諸名士往來家日一易其處如是者累日而罷先是丞本有廳事在縣堂東歲久就圯丞具狀願復向所謂廳事者郡已下其狀顧視諸帑藏無贏官錢賦民錢又不可遂寢其狀會廷議析海澄軍由七閩以還屯之汝南南陽間任地懇草官給房與居乃樹垣椽杙陶土範井丞請爲監工思欲以此時錄其餘材庶幾復廳事於舊址中卒不可得庚戌秋余再游汝南

息名士曹子鑄王子復且各遺書來請爲丞作廳事記予喜曰丞已得復有廳事乎是何月日何藉而得有此在何所則索其所復狀越五日復遺書曰意是卽向所謂撤按下饌者也卽所謂恒徙食者也今夫有道之長出而休於樹此偶然耳人之謂斯樹也者一若爲之終居之曰此公舍也且夫人登山四顧悄然傷於心初非有擇乎其地而後之望其山者仰淚兩面以爲此公之所游之山况處其中青年乎丞愛民也切與民日嬉游於庭慕士也篤與士口吟諷於房好賓客也摯與賓客日飲饌於其中而不可忘丞之德在心丞之風流在此堂也丞雖去猶或將祠丞於此而謂非丞之廳事不可也且丞亦何事之有向之丞無所不承今之丞承糧而已向之丞承糧而親糧今之丞承糧而不親糧然則丞至今日雖有廳亦無廳事者則卽無廳事而或謂之有廳事寧或過乎且將以風乎後之有廳事者也予曰然請記之石嵌於壁君夏姓名聲字廣秦浙之東嘉人也由司理左補爲今官性好飲工詩所著有前後蓮渚詩集曾攝令上蔡上蔡人德之爲勒石

六賢祠記

國朝 陳 浩

吹臺禹廟之傍舊有五賢祠以祀唐之李太白杜少陵高逵夫明之李空同何大復乾隆十九年始移置之大梁書院蓋李杜高嘗遊於梁何李又中州之賢而工於詩者蘇門先生高子業祥符人也獨未之及焉先生與何李兩先

生同時而獨爲淳古淡泊之詩於舉世不爲之日所謂鼓
空山之琴待鍾子期以聽之者耶新城王尚書取其詩與
徐昌穀並刻而傳之有遺音者矣余客大梁以訪其後人
而無知之者暇日嘗與開封太守劉君標論明詩因及五
賢祠謂先生宜並祀太守以爲然於時既修孟子遊梁祠
程子祠遂卜日奉先生主率諸生潔齋以祭而顏之曰六
賢祠夫神所憑依人心之所嚮往也唐明之賢者工於詩
猶使後之人慨慕不能置而况孟子與程子之道傳於萬
世者乎

惠濟河碑記

國朝

豫之水患自河奪汴始蓋水之發源於

歸淮之水汴爲大汴固挾衆流以入淮者也汴治則
梁宋陳蔡許鄭之水皆有所洩元至元間河決奪汴
故道汴遂湮卽今浚儀渠乾河涯皆其蹟率成平陸
賈魯者元臣也魯濬汴自中牟經祥符而東滙澶河
歷陳州境入江南潁土以達於淮汴得入淮賴此人
戴賈魯功遂以名河而河淺而窄土水驟輒溢乾隆
四年夏秋大雨兼旬開歸陳許六十餘州縣漫爲巨
浸平地水深數尺會城中積月不退其橫流下奔並
及江南之潁亳長淮衛漂民田廬甚多前巡撫尹公
具以狀聞

皇上惻然軫念發數十萬倉穀帑金賑之民無飢餒流移

之患既忘其灾矣復

念致灾之由

特降旨命巡撫尹會一總河白鍾山布政司朱定元勘濬

乾河涯用洩開封積水全豫水利使源委疏暢毋致

泛溢又計入淮之水道經江南恐下流人情阻撓

命江南水利大臣共議之盖

九重之上千里之外如在几席形勢情偽悉歸

睿照所以為豫省計者至矣於是前巡撫尹公河督白公

遵

旨悉心籌議委熟晰水利之管河道胡君紹芬履勘原委

度地相川議以開封城中積水第濬乾河涯可洩而

將使開歸陳數十州縣永免水患莫若分賈魯河以

斷其流請於中牟西賈魯河北岸別疏一河導入祥

符之淺兒河接濬至高家樓則乾河涯之水入焉又

東滙於沙河即循古汴蔡河入渦故道湮者濬之淺

者深之又東過陳留杞縣經睢州之挑河柘城之永

利溝淮寧鹿邑之老黃河抵安家溜以入渦而歸淮

則賈魯河勢得減而瀕河各州縣潦水有歸均免旁

溢商船亦可直抵汴梁是不惟祛水之患而兼可收

水之利巡撫尹公上其議

制曰可方議舉行尹公遷內余奉

命來撫是邦於是年冬十月蒞止日擊灾傷之象沮洳載

道諮詢屬員父老知是舉為豫省要務不可緩也五年春先令為渠導城中積水從東南水門出門小則添一門以暢之使歸於壕壕東則濬乾河涯穿護城堤至高家樓而城中之水頓洩既而分疏賈魯河之議江南有司果異論紛起乃復移江南督撫各委大員會勘重以水利使者汪公德公按圖履跡僉曰是誠有益於豫而無妨於江南也濬之便覆

奏得報乃令管河道胡君指授程式於各縣令各縣令按其境土募夫開濬河廣十丈深一丈為率長六萬五千一百九十四丈出土為堰以備漲溢堰各離岸十丈以防土頽入河堰為涵洞以宣田間之水建閘於中牟分疏口門視賈魯河盈縮為啟閉復高其底二尺使賈魯河常留二尺以下之水以利舟楫為橋三十六以便行旅凡土以方計者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二百有奇方直銀八分一釐出土於水加一分有八計動帑金一十一萬五千七百有奇自乾隆六年正月二十日興工至本年六月初四日工竣吏不辭率直無侵漁丁夫踴躍既成開閘進水暢流而下仍議歲動帑金四千於農隙疏浚以杜淤澱瀕河州縣從此可永無水患士庶歡呼籲謝

聖上澤我豫民世世無疆之福因請

錫嘉名有

詔名惠濟河嘉名既錫偉績孔昭不可無紀也夫惠民之大者莫如水利因所利而利之孔子所謂惠也顧水利之難成則誠如

睿慮所及下流阻撓往往績用弗成不思水必有歸下有海非以江南為壑以海為壑也水性東下自高而趨存乎地勢故淮受百川汭與渦其一二耳自禹以來未之有改即汭失其道而橫流亦必漫入江南乾隆四年之淮潁間可驗矣有河以分之力緩而軌順下流亦有利焉况茲惠濟河之水特分賈魯河之水而非有他水平特疏古汭蔡河入渦之故道而非創闢

乎無庸過慮也茲河之成幸遇江南督撫水利使者一時鉅公咸矢公忠仰體

皇仁化畛域之見惟利濟民生是務協謀僉同以成此惠濟之功實豫民之大慶焉

顧侯丈地定則碑記

國朝 禹 謨

事有不得其平歷數十年而莫能平之者非其事之甚難為也咎在當事者之不為也又非當事者之不能為也咎在當事者之因循苟且且曰為日已久一朝反之未便也又曰我縱為之未必民其德我也縱不為之未必民其怨我也又曰我姑仍其舊焉留以待夫後人之為之也嗚呼當其事而不為留以待夫

後人使後人當其事而復待後人則終無爲之者矣
無惑乎事多叢脞上有妨于國計下無裨于民生而
公私交困矣謨汜人也與滎陽爲鄰知滎甚悉滎之
風土民情大約與汜等而滎之最不平者莫田賦若
夫滎故古名邑也然其地面山負河中多土阜要皆
不甚宜麥卽平原曠野亦沙磧無膏潤故滎地無上
上等前朝因土定賦賦與他邑殊而復別其地有差
載在方策固班班可考也自夫闖氛肆焰蟠踞茲土
民各輕去其故鄉于是百里之內第見荒烟寂歷蔓
草荆榛曾無秉耒荷鋤于春烟秋露間者幸我

世祖掃蕩氛祲混一區宇招哀鴻而安集之故得戶口稍聚

阡陌漸開而滎地始毛焉第典籍淪亡莫可稽考或
地中上而賦則下下或地下下而賦則中上至有私
闢草萊而正供不輸者顛倒奢亂靡從窮詰致富者
益富貧者益貧而民復鳥獸散矣邑侯顧公握篆來
宰甫下車輒歎其不均焉適

皇上軫念民瘼

勅令有司清查地畝侯乃毅然以釐剔爲己任懃懃懇懇
必欲上不欺君下不病民而始慊于是邑佐沈公濤
邑尉胡公國翰廣文水公星曜暨闔學多士仰承至
意並効竭蹶觸炎暑冒烈日履畝而核之不逾月而
肥瘠者以分隱匿者以出彙籍而折衷于侯侯秉公

而酌定之甲不混于乙乙不混于甲豪強無侵蝕之
弊愚民無偏陂之累地別賦均較若白黑榮民知安
土重遷永保故鄉之樂長子孫于無窮而于朝廷正
賦不第無虧且較常額外復有加焉是真大有造于
國計民生者夫以數十年不得其平之事侯一旦起
而平之則其爲德也大其爲澤也遠自宜勒之貞珉
一以志侯之德澤于不忘一以志畫一之規于不替
事又烏可以已哉謨也待罪長安比因侯以田賦告
成上其籍于大中丞大中丞奏其績于

天子

天子曰余嘉乃績篤不忘因賜秩焉余故聞其事甚悉又

重之以諸君子郵寄之請敢爲陳其梗槩俾得詳之
金石以垂不朽猗歟休哉寧特爾榮之慶抑亦吾汜
之光侯名天挺浙江平湖人庚戌進士

封邱折地原始記

國朝 邵大業

按開封所屬田賦有分數則行糧者有折成一則行糧者
其折成一則者地肥則畝數寡地磽則畝數多相沿日久
或忘其折成一則之由而畝數之多轉類欺隱此之不可
不辨也今以封邱一縣言之考舊志明初原額地共一萬
五百頃零除黃河灘場及優免外內分正管上地五千七
百二十一頃零徵銀二萬八百五十二兩零計每畝派銀
三分六釐四毫零正管中地一千四百三十五頃零徵銀

三千八十五兩零計每畝派銀二分一釐五毫零正管下地一千三百五項零徵銀一千三百六十五兩零計每畝派銀一分四毫零又寄庄上地六百八十四項零徵銀二千六百五十兩零計每畝派銀三分八釐七毫零寄庄中地五百七十一項零徵銀二分三釐二毫零計每畝派銀一分一釐六毫零此原額一萬五百項分上中下三則完糧之大據也繼稱萬歷三十八年共折上地八千一百八十三項零地仍分上中下除坍塌優免外得正管地六千七十三項零寄庄一千二百一十項零徵銀與原額同細加核算每正管中地一畝六分九釐五毫零折上地一畝每寄庄中地一畝六分九釐六毫零折上地一畝計中地一十畝零完上地糧七畝此七折完糧也每正管下地三畝四分八釐四毫零折上地一畝每寄庄下地三畝三分三釐三毫零折上地一畝計下地一十畝零完上地糧三畝此三折完糧也合舊額及萬歷後加增九釐計正供雜辦每畝共派銀四分七釐四毫零此現在折成上地行糧額數也三折七折封民安之而三折卽下地七折卽中地則雖封民有未能言其故者今封邱確冊載行糧地六千六百七十六項零較折定原額又缺一千五百項零察其所由順治七年河決滄至十四年始塞冲成大沙河長有九十里寬二里餘飛沙不毛永不堪種壤地約有兩千餘頃又于家店東西數十里黃河北侵坍塌並堤壓掘壤等

地又有千餘頃舊志言之詳矣今荒地盡墾而額數不足者職此之由未可於折糧地求之也開屬折地不獨封邱也余故因封邱而記其大端俾後之君子有所考據云

續河南通志卷之八十終

文北丁卯

